

《American Parfaits 60mins.》 [18+]

作者: 柚木

Powered by [紙言](#)

聲明 - 本文包含性描寫，屬18禁作品，閱讀前請先了解 -

一、未滿十八歲或地區法定成年年齡、或心智未成熟、精神失常者，切勿閱讀；若對性愛動作，生理反應，男女性徵部位覺反感者，亦請三思而後閱。

如未滿十八歲人士，請按以下連結離開：

<https://www.shikoto.com/>

二、進行任何形式的性行為之前，務必注意衛生及安全情況，如未有生育計劃亦必須先做好妥善避孕措施

三、本故事所有地點、人物、機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四、本故事內或含有性愛、犯罪、道德不正確之行為，純出於劇情需要，讀者切勿仿效，作者恕不負責一切惡果或肩負任何法律責任。

五、本故事內容為故事創作、純供讀者閱讀時作休閒、娛樂、消磨時間之用，並未針對任何族群、性別、國家作出貶損、或宣揚任何性開放、女性物化、濫交等有違社會倫理意識之思想。

六、本故事文辭為娛樂讀者，於性愛描述上實有誇大之嫌，讀者切勿輕信、模仿及深究，亦切僅記科學化的正確性觀念，以享歡愉。

.001

=15.6px 《American Parfaits 60mins. 001》

那是高中的最後一晚，大伙在學校裡BBQ大結局，學校本來就不是校風嚴格的一流學校，也就由得這群學生發瘋地亂來。吃無可吃又話到盡頭，有人提議不如來捉迷藏，就像那些什麼全中學困在學校裡的網絡小說。

說完一陣起哄，許其明猜拳輸了，成為了鬼。無辦法他只好用手臂掩住眼，靠在籃球架上倒數了一百秒。

「九十九！一百！」

許其明喊完，回頭，果然全學校的人都消失了，整幢大樓一片死寂。

許其明在這裡當了六年的學生，當然清楚學校的構造，他明白捉迷藏做鬼根本沒有贏面，大家都也只是尋圖追逐的快感。他先想到的，就是禮堂。但禮堂又太明顯了，所有人一定有有防範，所以他轉念走向禮堂後台的門口。

禮堂位於三樓，許其明從後門偷偷地摸黑進去，盡量不發出一點腳步聲。

街燈穿過通風的頂窗，依稀看得到後台的雜物處半蹲躲著一個人影。

許其明像貓一樣拈起急步過去，然後拍向那人的肩膀：「抓到你了。」

「呀呀呀呀呀呀——」

那人卻像見鬼是一樣尖叫，然後忽然起身，撞到了許其明的身子，許其明嗅到一陣女生的體香，那人「哎呀」一叫，然後幾乎失去平衡，許其明反應地拉了一把。

手掌卻抓到一處彈性。

「呀~」

許其明剎那反應不來，那人卻不斷掙扎，衝撞之下，許其明也摔到地上，腦裡一片昏花，那人壓在他身上，打開手機，光源照亮了她的臉，是同班的陳美希。

「是你呀，Miki.....你反應也太大。」

「對不起哪.....」

陳美希微笑，臉卻又剎紅起來，說：「你可以將手先放開嗎.....？」

許其明這才看見，手就抓在陳美希的下胸處，陳美希的胸口竟然頗為豐滿，做了三年的同班同學，在寬鬆的白色尼龍校服下竟然沒有察覺到。

想到這裡，卻又發現這柔軟已經握到手裡好一陣子了。陳美希臉還是漲紅，卻拿著手機，開著電源什麼也沒說，許其明指節不自覺——或是許本能性的，也或許是刻意——的挪動，輕掐著校服下的擁在半圓形狀的骨架。

「嗯……」陳美希脖子一縮，發出每個男人都愛聽的呻吟。

許其明無法停下來的律動著雙手，他在中學四年級時交過一個女朋友，兩人來得來，也去得去，許其明已經兩年半沒有碰過女生的身體，而且他的前一任女友身材並不突出，這種掌心的經驗對他來說是第一次。

「嗯呀……呀……」陳美希似乎混身騷癢地扭動身體，許其明空著的另一隻手也伸上去，十指網羅了一對平常隱藏在眾人目光下的美乳。

許其明雙手漸漸增大力度，陳美希伸手掩起了嘴，白色校服質地的柔軟物在許其明指間不住推擠，變形，加上內裡的胸罩，許其明的手心感到一種既軟膩又略有堅硬感的特性。

「唔——咕唔——唔——！」陳美希半閉著眼，發出令許其明耳朵發熱的喉音，陳美希的形狀剛好可以是掌心的大小，十指沒有空間的可能，然後許其明試探性地壓向球曲頂端的位置。

許其明雙指向尖端一捏，陳美希雷劈裡打戰，掩住的嘴唇也忍不住發出一聲劇烈的嬌吟。

「那裡不行……！」

陳美希突然整個人壓下去，抱住許其明的頭，跟他舌吻起來，兩條滾熱的舌頭不斷交纏，許其明對陳美希沒太具體的印象，在班上她並不是出眾的女生，想不到技巧這樣純熟。

許其明抱住陳美希的腰，使力翻滾，變成將陳美希壓在下方，他知道這裡是學校，也知道這裡是禮堂，雖然是舞台，但前戲不宜多做，許其明急忙掀起了陳美希白裙的下擺。

陳美希感到晚上的溫度籠罩了她的雙腿，她驚呼：「要在這裡嗎，等一下，呀～～」

許其明雙指壓向陳美希腰間最柔軟也最溫熱之處，綿質的內褲上透露出些微的水氣，他拉開內褲，將二指伸進去陳美希的蜜處。久違而溫暖的黏液立刻淹沒了他的指尖。

「呀、不行啦……這樣會、呀、嗯呀……不要……」

陳美希雖然堅持用手掩住嘴巴，但聲帶已經阻絕不住快感的支配。許其明有節奏的按動陳美希的肉壁，發出液體翻動的水聲，許其明拔出雙指，上面沾滿了冰涼的體液。

「呀……救命、不要啦，不要再弄……」

陳美希乏力地求饒著，而作為男人的經驗與本能，也在告訴許其明他不能就這樣停下來，他拉開皮帶，拉下拉鏈和內褲，在陳美希還在喘息的同時，他握住陽具，一下挺進了陳美希的聽內。

「丫呀——！！！！」

許其明的下身，抵進了陳美希的深處，抵過了敏感的腔道。許其明已經兩年半沒有感受到女人下體獨

特而舒適的體感，他一下子捨不得移動。

「原來你也不是處女了.....」許其明說。

「為什麼你們男人就總是那麼在意.....不喜歡就別做了.....」陳美希回答。

許其明聽完，腰部壓動起來。

「呀、呀、丫、嗯呀.....太深啦、那、哎呀.....」

陳美希狀甚痛苦地搖起頭來，似乎要拒絕身體的反應，但許其明很清楚，女人在這個時候愈想要抑壓，感覺便愈會放大。許其明舒爽地在陳美希的穴道裡的挺動，感受著蜜肉磨擦的快感。他扶住陳美希腰間的雙乳向上遊去，直到握住了將衣服挺得拉緊的雙峰，一邊挺動，一邊揉弄。

「呀——好熱喔.....呀.....好大、嗯呀、救命呀、喔呀.....嗯呀.....」

抽動了片刻，許其明的知覺開始集中在陽具上，慢慢成形。他心知不妙，一下挺到最深處，挺得讓陳美希浪叫一聲全身僵硬，然後便停下來，拍了拍陳美希的大腿，示意她轉過身來。

「好過份，還要換姿勢.....」陳美希說著，卻還是有氣沒力地轉了身，像動物般趴在後台的地版上，許其明在陳美希的耳邊說：「快好了」陳美希低鳴了一聲，然後主動扶起許其明的陽具，襲他進入。

「呀哈.....嗯、嗚、嗚.....嗚、呀、呀丫、呀、不行啦.....」

許其明拉開陳美希的校服背後的拉鍊，陳美希驚叫：「不要！」許其明卻大力挺動，讓陳美希被蜜穴的快感操控得無沒法反抗，許其明翻開像蝶翼的兩片校服，俐落地解開了陳美希的胸罩扣。雙手探進去，摸到了一對拋動中的美乳。

「快停、不行啦、這樣插的話.....呀、快要、呃呀.....好深.....呀.....」

陳美希校服裡滿身是汗，雙乳滑不溜手，沉甸甸的單手幾乎握不住，許其明穩好下盤，有節奏地抽插著，雙手也不斷撫弄，握動，然後感到尖端上的兩顆硬物，便輕拉起來。

「呀——！！呀呃——！要死了——那裡、呀、太過份、呀、呀、呀、呀。」

許其明忍不住問：「miki你什麼罩杯.....」

「嗯呀、D.....呀、好壞、呃丫、不要插啦、嗚、不要、呀、又頂進來啦.....」

許其明用力握住陳美希的雙乳，下身猛烈地撞向陳美希的屁股，陳美希嘴裡說不要，下身也有節奏地配合著衝擊，許其明每一次都像流魚般劃過最急速的深海水流，翻騰出無數暗湧。

「不要射進去，真的不要.....」陳美希哀求著。

許其明也知道這也不值得冒險，他挺動著漲熱的下半身，酸癢感抑壓待發，他加緊速度，挪得陳美希發出嗚咽的慘叫，然後在最後的一瞬間喊道：「嘴巴！」

陳美希感到許其明離開了自己的身體，她慌忙轉過身去，俯身張嘴的同時，便已感到臉灘上一陣溫熱，再來才來得及將一根充滿體液，顛抖中的硬物吸在嘴裡。

許其明脫弦了良久，才虛虛地在陳美希的嘴裡軟落下來。陳美希拉起小嘴，拿出紙巾吐出一腔沉重的白濁，又擦了擦嘴。

兩人無聲地整理好衣服。陳美希看了看手機，原來才只是過了7分鐘。

許其明和陳美希相看了一眼，許其明說：「我還是繼續當鬼好了，妳的這次不算數。」

「不算數，那什麼時候才算？」陳美希帶著倔強說。

「就.....」許其明倒是被問倒了。

「這次、這次我會用跑的——」陳美希說完，轉身離開。

許其明想，如果這次用跑，才逃不過，那麼——

(001. end)

《American Parfaits 60mins. 002》

「先生、先生？」

飛往阿根廷的班機上，文偉恢復了意識。

「你要不要毛毯？」

文偉張開迷糊的眼睛，也想起了原來他身在長途班機的頭等艙裡，窗外是不知道離地多少萬呎的墨色夜空，飛機無感地在無際的夜幕中飛行，文偉沒有任何移動中的感覺，似處身於某種巨型的集體密室。

入夜後戴子偉便戴上了耳機看電影，看到一半不自覺便睡著了，螢幕上電影已演完。

一位空姐站在他身邊，拿著灰色的毛毯，他瞧了她一眼，卻發現她有點刻意將眼角移開了，戴子偉看著下身便瞬間明白了。

睡眠勃起。

因為目的地是阿根廷，文偉便穿著隨意的運動短褲和外套上飛機。

勃起的陽具撐起了一個尖尖的小帳篷。頭等艙裡沒幾個乘客，大多都已經睡著了。沒有人往他這邊看。

「不好意思。」文偉說。「希望你不會以為我在性騷擾」

他知道最近幾年空姐的性騷擾條例愈來愈緊了，幾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這也不怪得別人，空姐 = 飛行妓女這種形象不知何時開始深入人心了。

「當然不會，如果.....」空姐將毛毯交給文偉，然後笑意盈盈地說「如果需要上廁所的話，可以到那邊廁所，沒有人。」

「好的。」文偉應道。不知道這句話是打圓場還是嘲諷。

睡眠勃起不容易消解，他隨意回頭一望，望著那位空姐離開的背景，目光沒有辦法離開緊身裙擺包裹臀部所造成的夾紋，還有用黑絲包著的優雅雙腿。

飛機上總有一個空姐你是想勾引的——文偉想起了不知道是那套電影的對白。終於明白了箇真義，這時候，他看見了，空姐走進了她剛才指示的廁所裡。拉起門，但指示燈卻沒有熄滅。

文偉好似突然醒悟到什麼，站起來。走到那個廁所前，察覺地注意周圍沒有任何人注意到，推開了留下一條小縫而沒有完全關上的廁所門。剛才那位空姐正在裡面對著鏡子梳理眼睫毛。

文偉立刻竄進去，鎖起了門。

「嗨。」

頭等艙的廁所也沒有變得寬大，只是剛好夠兩個人並列站著。

「嗨。」空姐從鏡中對他嫣然一笑。

「你叫什麼名字？」

文偉跟她身貼身地站著，仍然勃起的陽具抵住了她的臀部，她沒有退開，反而借力背靠在他身上，文偉順勢抱住她的腰。

「自己看名牌呀。」

塗了深水色指甲油的指甲指向她左胸上的金色名牌。

文偉伸手握住她的左胸，雖然隔著厚厚的暗藍色空姐服，但也卻有異常飽滿的手感。

「Miffy，奇怪的名字。」文偉伸出雙手從後攬住一空姐服所收藏的突出物。

「你看名字的時候會抓人家的胸部嗎？呀.....嗯.....」

文偉直接隔著衣服揉動，Miffy不禁全身酥麻，她飛了三天國際線，在異國覺也沒有好好睡，身體裡累積的沉積物彷彿給文偉的雙手一下一下的擠出來了。

文偉吻著Miffy的頸間，Miffy喉間發出舒愉的呻吟，Miffy全身充滿了淡淡的香水，文偉伸出舌頭舔上去，舔到她的耳殼。

Miffy的下身隨著文偉雙手的活動扭動起來，豐挺的臀部左右磨擦的他的硬物。文偉解開她胸前鈕扣，露出裡面的白襯衫，碩大的曲面撐出了一對白色的尤物。

文偉握住，發出了讚嘆聲：「也太大了吧，當空姐沒有身材規定嗎？」

Miffy帶著兩頰鋪滿了慾情的紅暈說：「F罩杯，可以的。穿著衣服就不太察覺了，不像你，都突出來了。」

Miffy突然回身，抱起文偉的頸就舌吻起了，然後伸手下去主動拉下文偉的短褲和內褲，將一根漲熱握在手中。然後Miffy坐在馬桶上，文偉的陽物正對著她的臉。

「有這種服務嗎？」文偉握起陽具抵向她的雙唇。

Miffy機巧地用舌頭舐吻著，笑說：「還有很多呢。」說完，便吞沒了文偉的龜頭。在Miffy溫熱的口腔裡，文偉感到Miffy的小舌在他最敏感的尖端上打轉，漲硬的龜頭在Miffy的舌尖不斷抽蓄，Miffy幾下吸啜，便舐到文偉的前端滲出的滑膩的前列腺液。深深感到成功感的她，便吮得更深。

「咕、唔、呼.....啜——啜——唔、嘖.....」

Miffy的口技十分純熟，文偉雙手趁空間便解開了Miffy的襯衫，露出一對淡白色胸罩裡的巨乳，以及深深的乳溝。

「唔——唔——嘖、啜、啜.....」

Miffy感受到文偉直接在肌膚上揉動，雖然還未解下胸罩，但她感到自己的乳頭已經強烈地勃起了，口中的硬物還在不斷的猛跳，幾乎要抵到她的喉間。Miffy有致地使用唇舌，每一下快感所帶來的抽蓄便是強烈的酸麻。

「嗯、啜、嘖！嘖！嘖！嘖！嘖——」

Miffy見機加速了嘴上的運動，混亂的鼻息呼到他的沾滿唾液的下身，Miffy的舌面一下冷不防的舔動，文偉龜頭上一陣欲擺不能的滾熱，他慌忙雙抱住Miffy的頭，在Miffy的小嘴裡猛烈地爆發了。

「唔——！！」一股又一股的滾熱的漿液射進她的嘴裡，Miffy皺起了眉頭，閉起了氣，趁還有沒有嗅到精液的味道，便一口氣吞嚥了。

文偉驚訝地看著Miffy，說：「吞得太乾脆了吧。」

「滴出來沾到制服就麻煩了。」Miffy抹了抹嘴角說。

「還有其他服務嗎？」

Miffy微微一笑，握住Miffy的半軟的陽具，舔了一下馬眼上殘留的精液，然後挺起胸部。

Miffy微微一笑，握住文偉半軟的陽具，舔了一下馬眼上殘留的精液，然後挺起胸部。將沾滿水光的小軟蛇夾在胸間，雙手握起一對巨乳，用乳肉磨擦起來。

「你跟機長們關係很好嘛？」文偉感到血液又重新輸向下體。

「不告訴你。」Miffy歪起嘴角笑說，放下胸部，含住文偉的下身，溫柔地吸吮著，加以用手掙動，很快她便感到一根硬物又重新活過來。

文偉叫Miffy站起來，然後轉身面向馬桶，Miffy說：「你要從後面來嗎？我掩不住會叫很大聲的.....呀——！！」

文偉卻蹲下身，在狹窄的空間裡，將頭鑽進了Miffy的裙裡，扶著Miffy充滿彈性的黑絲美臀，親吻她腿間的恥丘。文偉的呼吸和舌頭令有一種微量電流貫穿全身的觸感，Miffy咬著下唇輕吟起來。

「你這變態——嗯.....唔.....」

文偉貪戀地用鼻孔吸著Miffy由體香，黑絲的尼龍味，與下體的微弱尿臊味所含和的熱氣。他愛不釋手地搓揉Miffy的屁股，舌頭像狗一樣舔向Miffy被黑絲與內褲所包圍的深處。

「夠了啦.....我不能離開崗位太久.....沒時間啦.....」

文偉聽見Miffy這樣說，便只好站起來，Miffy挺著下裙被翻開了的屁股，用手慢慢地拉下黑絲，文偉

卻幫她一把，卻被Miffy打了一下：「你們男人就只會用撕的.....」豐滿白嫩的屁股像雞蛋一樣綻出，附帶蛇一樣的兩截美腿，狹窄的空間裡，文偉盡量分開M的雙腿，然後拉下她的內褲，摸了摸濕透了的陰唇，便挺進到底。

「嗯——！丫.....哈.....嗯.....」文偉探進Miffy的衣服裡，解開胸罩鈕扣，果然一對沉甸甸F級巨乳，單手根本握不住，文偉用力挺前，用力揉弄一對巨乳。

「丫！那裡——！慢.....點！外面會聽到——呀丫！喔哦！」陰莖在緊窄的嫩穴裡抽插，文偉的龜頭不斷衝撞Miffy的深處，酸軟的快感像離心力一樣激烈穿透Miffy的全身，她全身像火燒起來，一對巨乳被擒住玩弄，敏感的乳肉使她只能夠不斷愉悅地淫叫。

「呀！哈.....呃呀！不行啦.....哈呀——！」文偉握住巨乳，有節奏地抽送，Miffy的下體十分柔嫩，加上廁所空間不足，Miffy根本無法完全打開雙腿，只能半夾緊著淫穴讓文偉突刺。

「濕成這樣，很久沒做了吧，這位空姐。」文偉捏著Miffy勃起的乳首，拉扯著乳房。下身不停放前衝，汨汨流出的愛液發出攪動的水聲。連帶著屁股的啪啪聲，在廁所裡迴盪著。

「呀！呃呀！喔！哦丫！輕點、外面.....外面會聽到的.....！」

滾熱的柱體穿過又再穿過Miffy的淫穴，她想起上一次做愛已經在歐洲與某個歐洲男人的一夜情，那一次意猶未盡的上了飛機，直到今天才被這短小精悍的男人馴服了，文偉恰到好處的節奏加上力道令肉壁深受刺激，Miffy的下身扭過不停渴求更多的快感，蜜穴的深處開始凝聚令雙腿發軟的麻痺感。

「丫呃丫丫——！要去了——丫！不.....呀、不要呀、呀、呀——！！！！」Miffy的花心失守，全身打顫，潑灑出一小股潮水，文偉掩住Miffy悲鳴的小嘴，緊握住乳房加速，Miffy只感到全身像被撕裂一樣的快感，文偉馬眼裡漲痛感剎地脫彊，抵在Miffy的花心處射出大量精液。

「唔唔唔——！！！」Miffy被掩住的小嘴只能用氣息呼叫，熱濁不住灌進她的身體深處，良久方止。Miffy幽幽地喘息起來。「呼.....哈.....」

「真可惜呢，都不能好好欣賞你的胸部。」文偉說著拔出，Miffy趕忙用紙巾接止流出的體液。兩人各地清理身體，然後離開廁所。

~~~~~

「先生、先生？」

文偉醒來了。窗外是刺眼的陽光。快要到目的地了吧。

「你要不要多一條毛毯？」

文偉發擦著眼睛，對了，他剛才蓋住毛毯睡著了。他望向自己的下身，又勃起了，挺起了一個小小的帳篷，但這一次，他感到下體有種過度性行為以後的酸痛。

他望向身邊的空姐，鼓漲的胸前別著名牌，名字是Miffy。

對了，他睡著之前，好像發生了一些事.....

「謝謝。」文偉接過Miffy的毛毯。「希望你不會覺得我在性騷擾。」

「當然不會。」然後Miffy微微彎下身體，在文偉耳邊說：「不過如果你有需要，請下飛機後到 x x x 酒3082號房.....」

(.002 END)

《American Parfaits 60mins. 003》

「你最近話好像變少了。」雪婷沖洗著廚具，咖啡館準備關門，在店外看，狄先生是店的最後一位客人。

「是嗎？」狄先生回答。他抽著煙，這是他選擇這間咖啡館的第一個原因，在全城快要像獵殺女巫一樣獵殺煙民，這咖啡館竟然無視法例，任由客人抽煙。而第二個原因，是這位專責沖非洲地區咖啡的雪婷。狄先生對咖啡興致缺缺。

「嗯，最近有什麼心事嗎？說來聽聽。」雪婷說。

雪婷拿起拖把抹地，狄先生看著她快要綻破白色T-shirt的胸脯跟紫色的胸罩上的紋路，他回想起這半年的生活，真的想不起有任何的變故。人到中年，生活平淡，最平淡的時是，他接受了這種平淡，也安於平淡，無論婚姻還是外遇，也毫無起伏。

狄先生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作為心理學家，他從二十歲那年便開始明白，愛與性，在任何理論下，都是兩回事。這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生理的差異，一般女人不會分泌誇發性慾的激素，除非她戀愛了，而男人，卻無時無刻都在分泌，25歲開始到40歲，是最旺盈的時間，但女人在初潮的約30年後，性激素便會減弱，那時候女人愛得再深，也可能難有一點性慾。

狄先生的太太是他讀心理學碩士時的同學，兩人都經歷過性欲到愛慾，由愛慾到親情，然後進入性欲落差的時間裡。狄太太對狄先生的默定條件，是他不可以對外遇有家庭的想法。

雪婷閉上店門，將手提電腦拿回後室去，狄先生也跟著進去。跟大部分的小店一樣，老闆都會偷偷地在店鋪的後方配置床鋪和起居用品，也算是獨立居住地。

狄先生從口袋中拿出兩萬元，放在雪婷的書桌上。雪婷沒說什麼，收下了，狄先生將手放在雪婷的肩膀上，輕輕地按摩著，雪婷將頭靠將狄先生的腰上，頸部則好碰到他柔軟的下體，雪婷感到有一股濃烈的體溫正在凝聚。

狄先生按摩的動作令他想起了太太，有一般時間，他也是這樣跟太太按摩。狄先生從來沒有當雪婷是妓女，或各種金錢交易對象，他知道雪婷多少是那種喜歡父親式成熟情人的女孩，他給錢是一條低線，提醒他和雪婷所有的行為也只是在這道低線上之上。

雪婷轉過身來，拉開狄先生的長褲，隔著內褲輕吻那處突出，雪婷用柔唇的雙唇輕壓著慢慢澎漲的陽具，然後為此露出了一絲笑容，狄先生用手雙握住她的乳房，隔著衣服輕弄，快感令雪婷輕皺著眉頭，但嘴上功夫仍然流麗，雪婷的乳房十分飽滿，是一手剛好握不住的大小，雪婷知道狄先生的喜好，她拉起了衣服，解開胸罩，讓一對乳房溢出來，落進狄先生的雙手裡，而狄先生也拉下了內褲，扶著雪婷的嘴巴，雪婷像發燒的孩子，微伸著舌頭含住了甚是粗大的圓柱。

在雪婷俐落的舌功下，狄先生的下半身彷彿融化了。狄太太在床上不算生硬，但就是算回絕了這一套，可能是高等知識份子的高傲，覺得這種男人高高在上的行為太極權。而雪婷卻是後巷咖啡店的一腔人情味，一邊用手套弄，小舌輕沾著腫漲已久的龜頭，狄先生一下一下地顛動，在雪婷的嘴裡排出前列腺液，雪婷純熟地吸吮吞嚥。狄先生握住雪婷的雙乳，挑動的白膩乳肉上的赤色乳首，雪婷很快就

勃起了，乳輪伴隨著呼吸充血，泛起顆粒，狄先生捏著乳肉，雪婷不是他的第二個外遇，年輕女孩的敏感處在哪，他很清楚，這也許是雪婷願意跟他一起另一個原因。

「咻、咻——嘖、唔……好硬喔，你多久沒做愛了？漲成這樣？」

雪婷舔了一回，放開口，用手撫弄著粘滑的陽具，紫紅色的龜頭正對著她的鼻頭，她忍不住像小狗一樣用鼻尖撞弄著馬眼，這沒有任何性刺激的動作，卻讓狄先生拉著雪婷的乳頭。

「嗯呀——！好壞喔……輕點……呀、弄得我都濕啦……丫……」

狄先生毫不留情地玩弄著雪婷的乳尖，拿捏好力度，用乳頭的彈性來刺激胸部，雪婷兩頰泛紅，用舌頭從下而上，像蜘蛛般從根部往上尖端爬去，加上喘急的輕吟，狄先生感到堅硬的快感。雪婷也感覺到了，她笑著問：「想射精嗎？想射在哪裡了？」

這是狄先生喜歡雪婷的下一個理由，雪婷從不諱言任何下流的用詞，而狄太太卻從來不對性生活有任何意見，都依著狄先生的指示，她不要就說不要。這令狄先生想起張愛玲的那篇《紅玫瑰與白玫瑰》——算了，這不是意興風雅的時候，狄先生握著雪婷的乳房，問：「你呢，想我射在你的什麼地方，兩個禮拜了，你很期待吧，又濃又臭的精液。」狄先生套弄著陽具，在雪婷的臉頰上摩擦。

雪婷雙頰飛紅，不知道是期待還是女性最天性的害羞，她站起來，抱著狄先生舌吻了，然後引領狄先生脫下她的褲子，狄先生摸到一片柔軟的濕潤，雪婷抱著狄先生，在她耳邊：「屁眼好嗎？好久沒有做了，今天你那麼粗，精液射進來的時候一定很棒……」

雪婷的柔語從耳蝸穿到他的腦際，其實他並不特別喜歡肛交，這令他想到太多同性戀的個案，而他始終有點抗拒同性戀，但他拉著上床雪婷，讓雪婷叭下去，蹺起白嫩的屁股，雪婷用手掰開著菊穴，暗紅色的色澤充滿了情欲。狄先生挺起滿是唾液的陽具，插進去了。

「嗚……」陽具進入的瞬間，雪婷抓著床單發出悲鳴「呀——果然……嗚……進去呀……嗚、呀、丫……丫、丫、啊、呃呀……」

雪婷是第一個讓狄先生嘗試後庭的女生，而且雪婷懂得清潔，也懂得如何扭動身體而不會受器官出血。狄先生感受著強烈的溫暖感與擠壓的肉壁，他拍打著雪婷的美臀，用力向前頂。

「呀、好棒呀……呀、屁屁好舒服……嗯、呀啊……呀……漲死了呀……」

狄先生知道雪婷雖然技巧很好，但那裡始終不是用來性交的部分，他鼓起血氣，蹲著身子，讓陽具幾乎垂直的放下壓，雪婷咬緊唇邊，她特別喜歡這種從上而下，灌注進來的灼熱感，她的屁眼像燒起來般的狂喜，她聽見狄先生一聲低鳴，然後一股猛烈的熱流注入了她的身體裡。

「嗚——呀、哦——哦……射了……呀、啊、哈……」

射精結束後，狄先生便從雪婷的身體裡拔出去，拿起旁邊紙巾，捂住從內部滲出來的白濁，雪婷還趴著喘氣，狄先生卻翻過她的身體，俯身含住她的乳頭。

「呬呀……讓人家歇一下嘛，怎麼……嗯、不要咬……丫、丫……呀……」

狄先生很清楚自己的身體，雖然這把年紀了，但兩次勃起還不是問題，但如果兩次之間間歇太久，

就會有困難，這是狄太太發現的，那之後，狄太太就不再等狄先生的第二次，直接洗澡睡去了。

狄先生握緊一對豐乳，輪流吸吮兩邊紅腫的乳頭，直到雪婷喘急地吐息，滿身泛起紅暈，狄先生趕快地清理了陽具，然後用陽具摩擦著雪婷突起的陰蒂，雪婷握著自己的乳房，軟語說：「不、不要再逗我啦.....快插進來，我要.....我要大雞雞.....呀.....」

不用說，這又是狄太太不會說的話。而狄先生特別喜歡這一段前戲，他滿意地笑了，然後插入，一下到頂，雪婷痛苦地弓著身子，喉間發出啞鳴，狄先生抵在深處，然後退出來，又一下提到盡處，雪婷雙腿夾住了狄先生的腰，微吐著舌頭說：「怎麼.....你就是那麼會.....呀.....你太太一定很幸福、呀... ..哦.....不要停呀、繼續、呀、呀、啊！.....」

很可惜，狄先生的第一任外遇，是他的研究助理。那之前，狄先生一直以為自己的床上功夫很差，他在書上，網絡上搜尋了很多技巧，可是狄太太還是尋常的反應。但他的研究助理，第一次跟他做愛，就在研究室的沙發上高潮了。那之後，狄先生才知道，女人的生理結構，落差真的很大。像雪婷的胸部最是敏感，狄先生下身進攻，雙手捏住飽滿的兩峰搓過不停，雪婷昂頭不住浪叫。

「插死我啦.....呀、啊——插死雪婷啦.....呀、好大哦.....不、哎呀.....那——！」

雪婷扭動著身軀，讓狄先生每一抽送都充分刺激淫穴的每一處肉壁，狄先生在雪婷的體內如入無人，每一下都讓雪婷受用不止，雪婷的淫水隨著狄先生的抽送往外流，沾濕了一整片的床單，狄先生看著雪婷窒息似的臉。雪婷注意到狄先生的目光，撫著他的臉。

「丫呀.....你好會插.....呀、好大的呀——丫.....還是你這個年紀的.....嗯、呀.....才懂得.....呀、喔、不行啦.....要去啦.....」

狄先生抓住雪婷的雙腿，讓雪婷挺起淫穴，兩片流著愛液的陰唇緊吸著他的陽具，每一次用這個姿勢，雪婷不到十幾下就洩了——果然，狄先生挺著陽具，一下又一下戳進去深處，雪婷抓住大腿，閉起眼，臉紅得像血，尖叫著：「呀、呃——不——呀——要、要壞掉——呀呃——喔呀、呀！呀——！」雪婷一下尖叫，淫穴猛烈地收縮，然後陽具與穴道的交接處濺出了幾沫愛液，狄先生深閉一口氣，突進顫動的花心暴發著。

完事後，狄先生稍稍清潔身體，穿起畢挺的西裝。雪婷卻裸著身，從後抱著狄先生，說：「你愈來愈厲害了，真的。」狄先生沉默著，除非出差，不然他永不外宿，這是他跟狄太太的另一個協定，雪婷仍然依依不捨的吻著他的頸，從第一次會雪婷發生關係的那天晚上，他便知道會變成這樣。他喜歡雪婷的身體，而女人的身體被征服以後，始終不會只停留在身體上。

狄先生站起來，不再接觸雪婷的任何一寸肌膚，雪婷噘了噘嘴。狄先生居高臨下看著她美麗的身軀，如果體力和時間許可的話，他其實很想再來一次，但他還是說：「店裡有什麼要幫忙的，記得跟我說，過兩個禮拜我再來。」

狄先生離開了咖啡店，登上坐駕，想起來，張愛玲的那本《傾城之戀》，好像還放在書架上。

( 003. END )

《American Parfaits 60mins. 004》

星月楚楚，夜濃風輕。方一寸背劍輕躍，從一個屋頂躍到另一個高閣，身輕如燕，回首一望，身後兩名追截的護衛已落後，忽然耳聽風動，暗器將至，方一寸操劍迴轉，叮叮兩聲，卻已擊落兩根的龍針，方今朝野敗壞，連兩個小小禁官待衛所用暗器也極盡奢華。

「刺客休走！」前方又來兩人，手持短劍，四人分守四角，於民區上圍堵方一寸，方一寸逃逸已久，又加上是次目標是內延待衛之首，武功甚強，方一寸內力已見底，四人待衛武功雖不及自己，但方一寸隻身難以敵眾，晚風冷冽，劍寒不及心寒，方一寸走險諸年，或終於今命沉江湖，心裡不禁輕嘆。

四名待衛手令一作，齊向方一寸攻來，四人輕功不俗，劍走穩重，方一寸自幼習劍，家貧以致流難多年，底子雜亂，尤善劍走偏亂，以快取勝，但四人攻守綿密，方一寸劍尖過處，四子均感鋒芒但明顯內勁不繼，四子心裡暗笑，方一寸敗陣，亦不過時間問題。

「投降，給你一個痛快。」四子首領說。

「原句奉還。」方一寸輕一翻身，躲開其中一劍，順勢下墮，借勢劍指四子領首，方一寸劍快，臉上一陣血熱，四子首領胸已中劍，方一寸心裡慶幸，卻忽感到劍身難以移動。

四子首領氣絕前，竟誓死緊握插入的劍尖，大喝道：「兄弟！拿人頭祭我！」剩下三子眼紅如血，暴怒而至，方一寸放手不及，三劍齊中肩頭、手臂、大腿三處，方一寸已無兵器，轉身遁入巷中，身後殺氣仍在。

暗巷交錯，無處是盡頭，方一寸只沒命亂走，突見頭上一片燭光，他想也沒想，運勁跳至燭光的窗前，窗前那人「呀」了一聲，方一寸伸手掩住那人嘴臉，翻身入屋，向那人道：「關窗，快！」那人倒也機警，立馬關了窗，方一寸吹氣，燭火熄滅，黑暗又至。

方一寸耳聽八方，間有蟲鳴杵衣聲，復又歸寂靜，方一寸感到身體酸軟，四子的劍尖似乎有毒，身上三處疼痛不已，他向那人道：「點燈，不許說話。」那人點了點頭，暗裡摸索一回，重新點了燭光。

燭光映照，方一寸不禁咦了一聲，原來屋裡人是女人，只見她身披白衣，外罩粉紅薄紗，臉容娟好，雙臂白嫩勝雪，她雙目流轉，非但沒有驚懼，如訴如慕，更有風塵，她櫻唇細啟：「你受傷了。」

方一寸丹田氣洩，頹然倒地，她連忙扶住，綺香撲鼻，方一寸說：「你不怕麼？」，她嫣然一笑，既苦澀又淡然：「這年頭，要怕還來不到怕你。」她扶方一寸到床上，他問：「你叫什麼名字？」她答：「小蛾。」說完，她放下燭台，離開房間，回來時手捧一盆熱水。

小蛾看過方一寸的傷口，所幸方一寸危急之間身法如神，三子未及要害，只血滲如注，小蛾洗淨了方一寸臉上與手臂的傷口，敷了簡單的藥泥，剩下大腿內側，小蛾毫不避諱，輕巧腿去方一寸的袴褲，低頭清理傷口，方一寸光著下身，小蛾卻不感害羞。方一寸看著小蛾嬌麗的臉，笑道：「好手藝。」小蛾笑說：「未知大俠姓名？」

「不過為三五文錢，何稱俠哉？」自年少習武者，多有俠義之慨，回想經年，方一寸不過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小蛾聽見也笑說：「淪落風塵，何稱藝哉？」方一寸見她伶牙俐齒，心裡升起無限溫柔，

輕撫小蛾的臉，小蛾敷好了方一寸的大腿內側的傷口，說：「藥過一刻才乾，你先不要穿褲。」方一寸只覺下身空冷，不禁寒顫，小蛾掩嘴笑了：「大丈夫披星戴月，竟覺冷了？」

方一寸難得窘態，說：「江湖雖冷，冷不過空虛。」小蛾聽見，淺笑一聲，眼裡媚意連綿，跨坐到方一寸身上，方一寸只覺小蛾體溫溫軟如玉，耳語說：「難得良夜，未知妾身是否稱意。」方一寸耳邊痕癢難耐，混身酸軟：「本已命如殘燭，得片刻風流足矣。」小蛾輕吻方一寸的臉，朱唇細軟柔錦，方一寸良久未碰女色，只覺小蛾身披的一片薄紗煙盈如妖，纏住方一寸每寸肌膚，此時不舉，更待何時？小蛾頓覺跨一處剛硬，堅硬頂向自己的跨間，小蛾伸手擒住，五指細轉，一根欲火燒滿方一寸全身，幾近失守，小蛾笑說：「可不會真的只有片刻吧？」

方一寸見小蛾嘲笑，慌忙運勁下腹，小蛾嘻的一聲，五指溫柔撫動說：「可真的頂天立地了。」方一寸滿意一笑，奪吻小蛾的雙唇，兩人舌翻紅浪，交疊纏綿，吻了一回，小蛾竄下身子，跨在方一寸身前，一雙媚目勾住了方一寸挺立的塵根，笑說：「大俠有傷在身，記得揭住血氣。」說起，一腔如蘭呵氣，滿滿裹住塵根。

方一寸剎那天旋地轉，只覺得小蛾舌軟爛漫，嬌若游龍，一柱紅物吞吐有致，絲絲香涎伴得滋滋聲聲。一根赤蛇在根處攀爬，或吻或吸，繞轉盤旋。方一寸腫漲不止，小蛾只覺嘴中物事硬極還顫，小嘴裡暖暖滿滿，充實自在，更連番吹奏。

「咻——！嗯……撲、撲……唔……嘖、嘖……」

方一寸撫著小蛾的青髮，燭火下妙目流轉，小蛾猛地用力，挑逗尖端，手扶掙動，方一寸渾身脫了血的快活，趕忙壓緊小蛾，拼命往嘴裡送，小蛾只覺那物事愈來愈漲，莖端尤其雄糾糾，頂得小蛾吞嚥不絕，幾下舌捲，方一寸低嗚一聲，下身虛脫失守。

「咕——唔……唔、咕……」

漿濁暴至，小蛾雙唇緊閉，輕撫陽根，接得滿嘴腥臭，方一寸洩了十來下方止住，小蛾緩緩吐出，嘴角流出半寸白液，小蛾細掩了嘴，有口難言，喉間一動，竟一飲而盡。「大俠可真養兵之日。」小蛾說罷，站起，敞開粉色外衣，猩紅肚兜鮮豔奪目，暗室影綽，卻是一襲雲霧落地去，巍巍乳影翻動來。方一寸扶好小蛾，又是一輪咬吻，雙手分兵攻之，一手玉乳，一手玉戶，小蛾身軟無骨，輕吟連連，豐乳滿膩，拱頂挺立是紅棗，門庭汨汨，屈指一探已溪澗。

「呀……奴家、慢點……奴家受不了，呀、哦……如此指法……呀……」

方一寸雖非登徒浪子，但絕非不通世事，久未品豔，便盡渾身解數，看準小蛾的雙乳埋首直吻，只覺體香襲人，兩團美物既軟且挺，吹彈溫婉，兩點相思尤其可愛，方一寸張嘴舌玩，只逗得小蛾渾身軟攤，他指頭也不閒著，挑按撫探，引得小蛾火燒攻心。她抱住方一寸的頭，喘道：「大俠不要再逗奴家……這麼下去……會……呀……洩了，大俠就無用武之地……」

方一寸知時機已到，便提槍上陣，雖已繳械一回，但眼前如花似玉，白裡透紅，雙腿分動，間或有餘意，蜜戶晶紅，津液不能止。方一寸龜頭輕頭，小蛾蛇身騷動，輕吟道：「快、快給奴家……」方一寸丹田聚氣，前身一挺，大半根進去，卻已是花心緊窄，小蛾悲哭一聲，朱室抽蓄緊致，弄得方一寸魂飛千里，只懂快馬突刺，下下到底。

「呀！那裡——漲死奴家了……呀、慢點、呀……不、啊——！」



小蛾花枝亂顛，深谷潮軟，方一寸那物事又推又戳，處處堅實，小蛾雙腰緊纏著方一寸，口裡說不，花心卻春暖雪融，方一寸下身冷意濕淫，握著雙峰，小蛾滿身香汗，方一寸手心軟軟滑滑的，彷彿夕照波濤，提得數十下，小蛾窒息一聲，抱住方一寸的頸，咬耳說：「奴家去了，要去了.....呀、哦、嗯.....好大的物事.....呀、那裡、喔.....」說完，方一寸突感小蛾內庭緊壓，花蕊夭夭，灼灼細水，方一寸緊硬著下身，又是一輪猛刺，雙手雲團不放，不忘纖雲弄騷，小蛾三魂燒掉了七魄，眼前白茫茫不知其所止，花心潮滿澎湃，彷彿沒了下身，只剩一抹游龍「奴家.....真要、呀、死啦.....呀、好哥哥.....再來、對呀、要、丫、丫——」小蛾忽爾哀號，兩條白腿緊纏方一寸的腰，逼得方一寸金槍深壓，小蛾深處忽地緊縮，騷水驚濺，吸得方一寸腫漲難當，腰間一軟，幾股濃精便也一洩如注。「喔呀——好滿.....好多.....丫、呀——！！」

兩人完事，不忍還是親熱一回，便交股而睡。睡至半晌，方一寸忽覺頸上冰冷，急忙醒來，卻見小蛾執劍擱自己頸上，方一寸大驚，急欲運勁，卻又覺全身乏力。

「太監府曰：陽精洩後，三更乃至虛之時。」小蛾溫婉淺笑，方一寸會意過來，怒目而瞪。小蛾撥弄方一寸已軟的下身，說：「唯有美人之計方可擒你。可惜了一根好物，奴家謝你弄潮之恩。」

小蛾手脆一轉，劍若寒霜飛舞。

( 004 END )

《American Parfaits 60mins. 005》

雅人的攝影助理拍了拍廁所的門，在門大叫：「雅人前輩你好了嗎！大家都在等你呢！」

雅人抑壓住喘急的呼吸回答：「好了！麻煩大家再等一下下！」雅人不理會助理走了沒了，右手快速用力地套弄著陽具，以近乎祈求的心理狀態，希望可以迅速地射精。幾乎手腕發熱，雅人終於讓陽具軟下去。

雅人清理好了身體，若無其事地離開廁所，外面陽光普照，南方小島的海風吹來濕熱的海潮味。他的攝影助理看見了他說：「前輩還好嗎？」雅人唉的一聲：「我腸胃不好，你也知道，這次還來到這種烏不生蛋的地方，.....」助理說：「那要不要我來掌機？」雅人冷眼一笑：「你哦，再過兩年吧，先好好練習拿捏陽光的方法。」雅人花了六年的時間，從學徒，到拜師，到正式掌機，途中經歷過無數的白眼，責打，才換來了一個寫真攝影師的主掌機位置。

「雅人老師回來了！準備繼續拍攝。」

雅人拿起沉重的攝影機，開始調較對焦與光圈，鏡頭小窗口裡的真理菜變得清晰，真理菜注意到了鏡頭，黃金色的陽光之下，真理菜慢慢脫下了休息時披著的防風外套，雪白的肌膚與少亮粉紅色的比基尼與身後壯闊的海洋產生了強烈的視覺對比，真理菜站起來，伸展著身體，小了一個呎碼的比基尼，讓真理菜的乳側如甜品般流溢，這一定會是寫真BD裡最受歡迎的一節。

「OK！開始！」

海灘上的工作準備好了遮光版，射燈，防風紗罩，真理菜開始在海灘上跑步，踢水，做著小學生式的體操，偶爾刻意地望向鏡頭，展露天真無邪的微笑，或伸舌頭做鬼臉，雅人承抬著沉重的攝影機，烈日之下滿身汗水，用鏡頭追縱著真理菜的體態，從她迎著海風的髮絲，到蛇婉的腰身，到修長的雙腿，比基尼在腿間的摺紋，雅人拍完了真理菜的笑容，然後故意將鏡頭放下拉，對準了真理菜F - C U P的巨乳，杰真理菜立刻用手掩住了乳溝，然後對準鏡頭露出了害羞的表情。

「CUT！」

編導大喊，雅人將沉重的攝影機交給助理，抹了抹額頭的汗，呼了口氣。真理菜的助手也跑上來件提供水、毛巾和外套。「辛苦了。」雅人禮貌性地跟真理菜說，真理菜也說：「你也是。」

沒有勃起——這大概可以撐到晚上攝影結束了。

拍攝完一段影片，雅人立刻到電視機前，攝影機接上了電視，坐著編導與製作人，待雅人一坐下來，便開始播放剛才拍攝，一刀未剪的片斷。

三人看著屏幕上真理菜，雅人是第五次擔任真理菜的寫真專任攝影師，不論是乳搖，微笑，害羞的表情，用角度掩飾其略有不足的身高與後腰的痣，雅人都有信心能做到接近完美。

影片放完後，製片人拍了拍手說：「拍得很好，可是乳搖鏡頭會否太多？還有最後乳溝很一個鏡頭太長了。上一次的寫真推出後，有粉絲投訴說把真理菜拍得太色情。」

聽見這句話，雅人和製片人相看一眼，便不屑地笑了起來，製片人心想與想其實和雅人一樣：明明每天晚上都想著真理菜打手槍，裝什麼正經？製片人說：「沒辦法啦，誰要真理菜是定位是清純可愛路線，總得要照顧粉絲們脆弱的心靈。」

雅人說：「那剪片的時候，我會注意。」

雅人喝了口水，便站起來準備接下來的拍攝工作，看了看拍攝排程，海灘活動的部分結束了，接下來是岸邊泡海水的鏡頭，同樣是粉紅色比基尼。雅人摸了摸自己的下身，還在自瀆後的休眠狀態中。

真理菜是當前最紅的寫真女優之一，甜美可愛的長相，F - C U P 的巨乳身材，卻又毫無膩肉的四肢，出道使火速高據了寫真排行榜，銷量有增無減，有望成為這一代年青人的時代記憶。

晚上攝影結束後，所有工作人員吃完了飯，還有一天才攝影結束，雅人拿起相機，看著不用掌機時，兼任平面照攝影師時所拍攝的真理菜照片，真理菜出道3年了，身體的氣質愈來愈成熟，雅人的下體又開始勃起了。

雅人離開房間，步出走店，無人的夜裡，他回到白天其中一個拍攝場地，海邊的開放式酒吧，店主已經回家休息了，他溜進去，走向廁所，他記得這裡的廁所只有簡單的門鎖。

「為什麼你不在房間裡打手槍呢？」

突然，有女人的聲音向雅人說，黑夜中雅人嚇得全身一震。

「哈，不好意思，嚇到你了。」

雅人望過去，酒吧的欄杆上，坐著真理菜，她穿著白色的無袖薄紗長裙，雅人恢復冷靜，開始思考這是什麼一回事。

「你每次拍我的時候，拍到一步就上廁所了，你都想著我來打手槍，不是嗎？」真理菜說。

雅人感到耳際溫熱起來，他不自覺地推搪：「那沒有啦.....我只是肚子不舒服.....」

「嘻。」真理菜笑了「不用害羞哦，這本來就是我職責不是嗎？裝著一副清純可愛未經世事的模樣，去激起男人的意淫，然後透過幻想我的身體來解決性欲。」

雅人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說：「.....你什麼時候發現的？」

「我想想看，是第二張寫真還是第三張寫真吧，你記得嗎，有一次我們也到了一個什麼也沒有海島上，那裡只搭了一個解陋的廁所，所有工作人用都要共用，那時候我察覺到每次你拍了幾段就急急忙忙地到廁所裡去，有一次你去完，我偷偷地跟進去，便發現了廁盆的邊緣上粘著一些精液。」

雅人平常跟真理菜不算特別熟，也不知道真理菜的本性如何，可是一個寫真偶像卻說出「精液」，這令雅人心裡七上八落。

「抱歉。」雅人說「我只是覺得，如果身體充滿性欲，便拍不出充滿清純感的寫真，我也是為了工作。」

「千萬不要道歉，真的，雅人老師你把我拍得很好，所以你我才一再向經理人推薦你。」真理菜說：「不過我很好奇，到底在雅人老師你的幻想裡，我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真理菜跳下來，走到雅人身前，鼓漲的乳端幾乎要碰到雅人的胸口，真理菜看雅人沒有回答，又說：「你覺得跟傳言中一樣，我跟公司老闆都睡過了嗎。」

的確是有這樣的傳說，但雅人從來沒有深究——在把人當成商品的世界，就算有這種事又有什麼稀奇呢，我們不也幻想著跟真理菜做愛嗎？

真理菜緊貼著雅人的身體，乳房緊貼在雅人的胸前，她握住了雅人的褲檔，輕撫著裡面早已堅硬的事物，雅人矛盾地發出了舒爽的喉音，真理菜說：「沒有雅人老師，就沒有真理菜的寫真，真是抱歉，每一次都讓雅人老師你那麼痛苦，這應該是我的責任。」

真理菜拉下了雅人的短褲，柔軟的手心，握住在微冷的海風中溫暖的陽具，輕輕套弄著。

「真理菜.....」雅人的下身緊張地僵硬著，任由真理菜的手心摩擦著他的陽具。「我並不是故意去... ..拿你當作性幻想對象.....」

雅人第一次跟真理菜合作的時候，他還沒有跟女友分手，有著固定的性生活，根本不需要手淫，可是每一次拍攝真理菜，透過鏡頭注視真理菜的肉體，他總會持續的勃起，像動物一樣的條件反射。

「在你的幻想裡，你跟我做了什麼呢.....？」真理菜輕柔地說，像她指尖的力度。雅人前端傳來軟軟的快感。「全部.....」雅人說。真理菜微笑，「你幻想我是什麼，那我就是什麼.....只要將幻想變成現實，你白天工作的時候，就什麼不會被那些畫面佔據了。」

雅人呼了口氣，撫摸著真理菜的臉，然後手向下遊，解開了真理菜肩上和背上的比基尼吊帶，粉紅色布料滑落地上，在幽暗的夜光下，真理菜的雙乳透露在隱約的白色薄紗內，雅人雙手承在手心，厚軟的乳肉滿滿地落在掌心。

「嗯.....呀.....啊、啊.....」

雅人隔著粗糙的白紗揉玩著這對價值連城的巨乳，不少年青人夢想也想看觸碰的一對巨乳，此刻竟就在自己手中，隨著捏弄而變形，真理菜雙腿顛抖著，發出愉悅的嬌吟，乳尖瞬間尖挺起來，兩顆堅硬的顆粒摩素著雅人的手心。真理菜也加速地套弄著雅人的陽具。

「唔、唔.....呀.....是你想象中的樣子嗎.....我的胸部.....」

雅人翻起真理菜紗裙的下擺，解開比基尼內褲，然後將陽具挺前，伸住了真理菜的大腿之間，陰莖的幹莖觸碰的真理菜的私處「嗯丫.....

！」真理菜皺起眉頭，敏感地呻吟著，兩頰在夜裡泛起紅暈，雅人說：「你不是那喜歡這著摩擦我的雞雞嗎？小淫娃？」真理菜帶著理解又覺得好笑的微笑，扶著雅人的肩膀，雙腿夾緊了雅人的陽具，前後擺動腰肢，濕溼的門庭撫擦著雅人的陽具：「對喔，真理菜好喜歡，熱熱的陽具.....呀、好癢哦.....這樣愛液會.....呀、丫.....」雅人將手伸進薄紗內摸索，真理菜的身體滾熱起來，握住一對碩大的乳房，用指尖捏著乳首，下身前挺，真理菜的蜜穴愈來愈濕潤「呀、呃丫.....這樣好奸詐.....真理菜會好想要.....」雅人吻著真理菜，下身加快速度，雅人的下身本來急欲發洩，真理菜大腿的溫軟夾著使雅人的龜頭一陣酸軟，雅人雙眼一閉，真理菜感到腿間爆發出滾熱的液體。

真理菜分開雙腿，興味盎然地用指尖沾著精液，笑說：「好多喔，雅人老師每一次想著我也會射那麼多嗎？」說罷，真理菜竟然將指尖放進了嘴巴嘴，將指尖上的精液舔著乾乾淨淨，雅人看著嫩白的指尖在真理菜的唇著進出，下身便又恢復了元氣，一股令人頭昏的性欲直抵腦門，他用力按著真理菜的肩膀，真理菜反應不及，「呀」的一聲脆了下來，雅人猛烈地將陽具插入她的口中，真理菜咳了兩聲說：「等、等一下，慢點.....慢、咕.....唔、咻——咻——」雅人不再理會，按著真理菜的頭，在她的嘴腔中描送：「你這淫娃.....平常不是很愛口交，公司老闆在妳嘴裡射過了，給我快點.....」

雅人不自覺地呼喝著真理菜，真理菜俐落地吸啜著雅人的龜頭，舔清了剛寫出來的精液，含糯地說：「嗯.....好.....真理菜愛吃.....雅人老師也射.....唔、唔哦.....射精.....在真理菜的.....啜、啜.....嘴裡.....」雅人看著專注地口交的真理菜，想起她平常那清純的面容，現實與幻想的邊界開始迷離——現在就是現實，而鏡頭下的只是虛幻，他推開了真理菜的頭，真理菜呆了，怔怔地看著被自己舔弄得漲紅的陽具：「哎.....不是要——呀！」

雅人撲到真理菜身上，將她按在地上，脫去她的薄紗，分開她的雙腿：「你想得美！想喝我的精液嗎，先讓我內射你這小淫娃！」雅人怒吼著，便進入了真理菜的身體裡，真理菜慘叫一聲，腿間一根巨大的熱物刺進身體，激發起了全身快感，蜜穴劇烈地抽蓄起來，雅人毫無憐憫地抽送著小穴：「果然已經不是處女了，這淫穴給很多人幹過了，你那麼喜歡精液，一定都讓男人內射，是不是！」

真理菜痛苦地呻吟，下身虛虛的，任由痛楚與快感佔據：「丫！呀丫——對.....呀、真理菜的小穴——淫穴.....最喜歡.....哦、呀.....精液了.....啊、啊——！」雅人握住一對平躺著卻仍然挺立的乳房，乳肉在五指間變形，一下又一下的揉弄令乳肉發紅，真理菜的下身卻愛液橫流，雙腿不自由地夾著雅人的腰：「喔、呀、啊呀.....喔、胸部.....好熱.....呀.....插深點.....呀、頂到啦——！呀、那裡.....嗯！」真理菜半閉著雙腿，開始變化出陶醉的表情，陰道的肉壁緊緊地收縮起來，雅人知道這是高潮的先兆，便拔出了陽具。

真理菜瞬間啞鳴了一聲，只覺得下身滾熱難受，愛液被夜風吹得發冷，下身顫抖，便用手指摳著陰核：「不要.....雞雞不要走.....真理菜的穴穴.....快要.....呀、幹我嘛.....呀.....」雅人說：「真理菜不是最喜歡背後位嗎？不是喜擺著屁股求我嗎？」真理菜羞紅了臉，轉過身，撐在地上，挺起了白嫩的屁股，指尖撫弄著一片淫液，扭動屁股挑逗雅人的陽具說：「快來嘛.....真理菜不行啦.....真理菜想要雞雞.....」

雅人扶著真理菜的屁股，罵了一聲「賤貨」，便一挺到底，用力插送起來，背後位令陰道更多緊窄，真理菜被插得小舌亂肚，胡亂地悲鳴：「呀——！雞雞、呀.....龜頭怎麼又頂人家的——呃呀！呀.....好熱、好熱——！呀啊.....」雅人擒住一對巨乳，緊緊地握在手裡，真理菜的下腹劇烈地收縮，汗液散發著體液與防曬乳的香氣，雅人吻著真理菜，兩人的舌頭一邊交纏，下身一邊相撞，雅人的陽具被真理菜充滿愛液的淫穴緊緊地壓迫著，他在真理菜的耳邊說：「在真理菜的淫穴裡射精好不好？全都射進去。」

雅人拉著真理菜充血已久的乳頭，頂到花心的深處，真理菜喉間乾涸著，淫穴的快感令她頭暈不止，她喘著氣說：「好哦.....都射進來.....射滿真理菜的淫穴.....」雅人下身放前深深的一挺，真理菜的乳肉漲得發紅，跪撐的雙腿不停戰抖，真理菜感到漲大的陽具像爆裂般，噴發的激烈精液。「呀——！！射進來了——呀——好多.....好棒哦——雅人老師.....精液.....呀.....」

隔天早上，雅人來到租用作拍攝場地的海灘酒吧，真理菜穿著無袖的白色薄紗長裙，隱約能看著裡裡面的白色內衣與豐滿的胸部，攝影開始，雅人看著鏡頭裡的真理菜，靠在酒吧的吧台邊，若有若無地擺動著身軀，展現著柔軟的腰肢與如成熟果實沉沉的巨乳，小心地用手假裝害羞，卻掩飾著乳側上微

紅的爪痕。陽光與海風透進來，真理菜每一寸肌膚、曲線、衣服上的纖維也散發著光芒，比往日的她還要美。雅人全心全意地紀錄著真理菜的美態。他知道，今天真理菜會穿著內衣，在酒店房間裡一邊放尿一邊跟自己肛交，如果他一如既往的想象。

. 005 END

《American Parfaits 60mins. 006》

世事總分成兩部分，一是為你所堅持的，二是真實運作的。

那是彩遙記憶中今年夏天最熱的一天，公車內滿滿的擠滿了人，這城市工作像獄中的苦力，趁著假日大家都出門放風了，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才第三個站就滿了客，這樣才好，不用花時間再上客了，再倒點的前幾個站前，也不會再停下來。

不知道是人太多，還是冷氣太弱，彩遙身體滲著溫水一樣的汗，汗氣在令人聯想到窒息的空氣中的揮散，卻反對令自己的身體更悶熱，午後的景色曬成了流動的金白色，混亂人多的城市景象令她略感到頭昏。

她想閉上眼定一定神，上車時位置早已滿了，她被擠到窗邊的角落去，這時候，她卻感到一種特別的熱力。

那不是天氣的炎熱，也不是空氣的悶熱，也不是自身的汗熱。而是別樣的，在身後慢慢成形的熱力，這份突如其來的熱力她很熟悉，卻又依稀想不起來。

公車的引擎聲在高速公路上低沉振動，那股熱力愈來愈具體，在她的臀部附近漸漸成形，彩遙終於想起來了——男人的體溫。彩遙一驚，身體一顛，卻實在地感到臀上一點實在的堅實，她的身體被擠在角落，連轉身都會驚動到身邊的所有人，但如果是——

「呀.....」

那股熱力她的臀部上摩擦，不，是了，那一定是，正當彩遙想要呼叫，一隻手掌卻精準地掩住了她嘴，在她耳邊說。

「妳呼吸亂了，是吧，當我的雞雞剛碰到妳的屁股，妳就猶疑了是嗎.....妳的身體好熱呢.....」

兩根指頭（可能是食指與中指）伸進了彩遙的嘴，令她一時慌了神智，要大叫嗎，那個不堪不耳的字眼就壓在自己的臂上，就那樣赤裸裸嗎？還是隔著衣服？在她渾圓的曲線上摩擦著愈來愈快了，驚恐的寒意與混亂的熱力又令她全身像泡在蒸氣的亂流裡。

「妳出汗了呢，看呀，流到妳的乳溝裡去了，好美的胸部呀，有D-CUP吧。」

「唔、呀.....」

那人的唇吻在她的鰓邊，神經的末端傳來的花粉一樣酸軟沾滿了她的全身，那人順著她的頸際一點點地吻下去，沒有人看見嗎？沒有人會發現嗎？是他的身體都擋住了，還是冷漠得裝作看不見，還是以為兩人是情不自禁的小情侶。

彩遙的左乳被那人手掌滿實握住，來了，果然來了，她拼命忍住不叫出聲來——為什麼不叫出來——我被非禮了——不行，不要叫出來——

「想叫床嗎？胸部很舒服嗎？好軟呀，咪咪那麼大還要穿白色小背心，淫盪的身軀。」

不，因為天氣真的太熱了，彩遙知道走在路上，男人的眼光都一定會睜住她一對美滿的胸部，以及白色衣料所造成的誘人陰影，但真的太熱了——「很熱是吧，等一下我幫你吧奶罩拿掉。」

不要，不要這樣做——「呀，唔、唔、——」他隔著衣服揉弄著彩遙的胸部，柔軟的圓錐在他的指間變形，酥軟感吸去了全身的水份，她微張嘴，喉間乾得快要裂開了，好熱，全身都好熱，他在她的背後，撐住她的身體，帶著她唾沒的手卻慢慢往下探，繞過了她的腰，輕撫著彩遙的大腿。

彩遙的理性握住了他的手腕，他卻用力一轉，翻起了彩遙的裙罷，直接她的泉源，指尖快速壓在她的內褲上，隔著內褲在陰蒂上打轉。

「呃呀、不、呃.....呀.....」

太陽變得更曬了，整個世界都像泛著刺眼的光，令彩遙的雙眼睜不開花，一著像睡意與被窩中的睡意滲滿了她的全身，她微弱地嬌喘著，雙腿間，被揉過不停的胸部，顫抖的屁股，像有一千滾小石在裡面流動

「都濕了，是汗吧，是不是，一定是汗，不是愛液，不是在等待被插，是不是.....？」

彩遙不斷點頭，是的，真的太熱了，呀，他拉起來了，他拉起了小背心，推開了奶罩，乳上的汗水接觸到空氣，冷得皮膚都緊起來。

「嗚恩 - - ——！！」

彩遙咬著雙唇，不讓自己的呻吟傳得太遠，他拉著她的乳頭，硬立了的乳首——

「好硬呢。讓我搔搔看。看，一弄就又更濕了.....」

「不、咕.....不要、呀、呼丫.....」

那人手掌握著她豐滿的乳房，像要擠出汗液般仔細的握弄，彩遙不能自制地呻吟著，敏感的乳肉傳來強烈的快感，又癢又麻的乳頭被在指尖間半硬不軟地被拉扯著，她的下唇被自己咬得發痛。

那人另一隻撥開她的內輩，兩指撩進了穴內，彩遙差點就站不住，雙腿都無力了，無法言喻的潮熱從被攪動的蜜穴傳來，那人兩指的動作不太，只輕輕地前進，打轉，觸碰似乎有生命的肉壁，又出來，然後又進去。

「妳似乎很夠沒有被男人碰過了，平常有在自慰嗎？上一次做愛是什麼時候了？」

「啊.....哦、呼.....不、不能、呀丫、再進去了.....」

彩遙的前一任男友是多久以前的事呢？女人一分手，前任就永遠是歷史而再也沒有時間的刻度了。上一次做愛是什麼時候呢，真的忘記了，一年前嗎？有那麼久嗎？

彩遙感到大腿兩側的黏滑濕冷，那不是汗，而是來自她生理上不能抗拒的反應，只是用手指而已，一



個陌生人只是用手指在小穴中輕輕撩動。彩遙全身泛起了熾烈的羞恥。

「咕——！」

那人刻意用力握痛了她的乳房，再一次用生理的反應來提醒現在的狀況，彩遙的胸口很悶，乳房漲得沉重。她無力的喘著氣，那人的動作慢了下來，是結束了嗎？

「不給你的話，很對不起自己呢？」

「什、麼.....那個.....」

很累呀。今天彩遙走了很久的路，日頭熱得很，頭皮都發燙了，在鬧市中無所事事，這個城市就是如斯的無聊，日復日年復年，每個週末的假期都一樣。

「呀——唔——！！！！」

一點堅硬而又炎熱的前端撐開了她的身體，她知道那是什麼，她控制不住尖，那人又一次精確地掩住了她的嘴。就在那一瞬間，刺痛、酸軟、快感強烈快速穿過了她的靈魂，然後凝聚成結實的一根事物，默然不動，就在自己的體內。

彩遙流出了淚，她被撐得拮起了雙腳，臀部就在靠在他的跨上，他完全進來了，車上的其他人真的沒有發現嗎？他完全插進入了，陽具的堅硬與滾熱。他開始慢慢的動作起來，動作不快，但很確實，輕輕一退出，然後又往前頂。

「嗯！唔、咕.....唔！嗚——！嗯！」

彩遙知道那是她喉間的聲帶震動所發出的聲音，就像之前與每一個男人每一次正常的做愛，無論任何姿勢任何長度，只要插進來了，她就會無法自控的叫床，那種淫穢又悅耳的叫聲正是因為陽具的抽動。

「很舒服是嗎？好緊的穴穴呢.....妳愈來愈緊了。」

那人幫她拉好了上衣，扶著她的腰，專注地抽插起來，公車正經過長速公路，老舊的車廂輕微地顛動，如果彩遙被衝撞的臀部，兩人的交合沒有任何輕響，可是彩被掩住的嘴知道她的身體正強烈的回響著。

「呵、丫、呃、不、不要、再.....呃、丫.....」

彩遙昂起了頭，她感到那人的呼吸也亂了，動作禁不住快起來，腫漲的龜頭一次又一次的頂到深處，彩遙的花蕊被刺激如同海上流動的陽光，凌亂而流動的快感令彩遙眼前所有都沾濕成夏天的汗氣，流湍成汨汨流出的愛液，不行了，再插會被發現的，會看見濕成了一片的大腿，不行了——

那人突然用力抱住她的腿，幾乎要將彩遙凌空抱起來，彩遙覺得自己差點被拆成了兩半，她繃緊的身體令蜜穴收縮，然後他也噴發出融化了的體液，灼動著彩遙的蜜穴。好熱、好熱呀.....

「小姐，小姐。下車了哦。」

彩遙張開雙眼，車停了。公車的司機拍著她的肩膀。

終點站，車上乘客都下車了，只剩下她一個人坐在角落裡。

「呀，不好意思……」

彩遙立刻站起了，衝著下了車，車外是日落的黃昏，暑氣未退，悶悶的空氣帶著晚間的風，彩遙身體上的汗傳來寒意。彩遙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那是夢嗎？是純粹的幻想？她感到腿間有著濕意，但那是汗嗎？是正常的生理分泌嗎？還是……她下意識的嗅了嗅自己的衣服，有著似乎不屬於自己的汗味。太熱了，一定是因為太熱了。彩遙對自己說，然後不再想下去。

**006. END**

《American Parfaits 60mins .007》

「傳令！左方第三陣，火箭，右上十一，放！」

喬姆斯舉手，站在樹林的前方，對下方的傳令官大喊。傳令官立時往下衝，將喬姆斯號令從山頭傳到山下，不到幾秒（比喬姆斯預的略快），千百根弓弦同時鼓空氣的共鳴令喬姆斯熱血沸騰，然後，火箭群如流星雨般壯麗的襲向城內守衛的位置。

喬姆斯仔細觀察火箭落下的角度，北風比預計中更早減弱了。接下來可能是季後雨，火攻不行，攻勢要更快。

「副官，南門還沒有消息嗎！」

喬姆斯大叫。副官回報說：「報！嘉荻娜的法師部隊仍未完全消滅，巨人兵的攻勢還在繼續。」

「媽的。她果然在這裡。」喬姆斯說。「下令，所有部隊全集結在北門，佯攻城門，實際攻擊十一節城牆，南門繼續強攻，沒有我的命令，不許後退。」

「喬姆斯先生，如果這樣.....」副官皺起了眉頭。

喬姆斯看著眼前焚城的巨火。喬姆斯花了半年的時間，集結了軍團中所有火炮、火箭、火槍，火術師，算好了風向，詐敗了一個月，在這天晚上，讓整個卡浩洛城變成人間煉獄，火焦的味道連同城裡人的哀號就連也聞得到，聽得見。

烽火連營，只為傾城，不.....只為一人。

「她絕不會投降，不這樣做，不可能活捉。」

「但我們花了一年也培養起來的巨人兵，只會完全犧牲.....」副官說。

「跟嘉荻娜比，你覺得巨人兵比較值？」喬姆斯笑著反問。

「不.....」

「.....傳令！」

「是！」副官奔向山下的軍隊們。一陣又一陣如同傳令的浪潮聲。

如同喬姆斯一直以來的戰法，先是火術師虛張聲勢的火爆破，城裡僅有的守備兵全數引到城門前，然後是城牆前突然其來的連聲火炮，城牆轟起在夜裡也如霧般的泥灰，守備兵亂套了，這時候，對，放——不枉我多年來的在軍中日夜鍛鍊，你們全早學會了時機，火箭兵射向城牆上的守衛，又削去不少防守少，火術師回防，連同火炮兵，破——！

轟隆。

第十一節城牆破了，那裡為了遷就帝國行宮的排水道，是整個卡浩洛城牆中最薄弱的一節，加上冬季時期天氣乾冷，遇火攻更是脆弱。

兩名傳令官同時奔至喬姆斯身前。

「報！南門攻勢失敗！巨人兵全數陣亡。」

「報！城牆已破。」

「好！步兵準備，掠城，奪糧，最重要，活捉嘉荻娜，不許傷害她。」喬姆斯說。「她是我的。」

~~~~~

行宮的城堡牢房中，嘉荻娜仍然穿著昨晚的一身鐵盔甲。刺眼的晨令她綻開了雙眼。

.....天亮了嗎？

被懸吊起來的她感到雙手已經痛得麻木，吊繩的高度刻意調整過，她雙腳只能剛好拈地，站又不是，空全懸空也不是，大腿的肌肉酸痛得像溶化了，整個晚不知道是睡去還是昏倒，竟然就早上了。

.....這種折磨人的方法，果然是他。

喀咯。牢房的門打開了。

喬姆斯拿著喝著晨早的牛奶步進，他已經換過了昨天晚上的黑色夜行服，穿上了一身輕便的罩衣。

「早安，師姊。」

嘉荻娜眼皮微弱的抖動，張開幾近無神的雙眼。微笑。

「是你呀.....喬姆斯」

喬姆斯看著嘉荻娜的臉，眉頭幾不忍憐憫地顛抖起來。

「抱歉，我知道妳不會屈服的，不這樣做，妳不會聽令於我.....」

「我不會聽令於你，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說過.....」嘉荻娜有氣無力說。

喬姆斯將牛奶放在地上，走到被吊起來的嘉荻娜面前，伸手撫摸她的臉，她沒有反抗，反倒親匿地讓用臉頰摩擦喬姆斯的掌心，喬姆斯抹去了她臉上的泥灰。

「妳為什麼總是跟我作對.....師姊。我們明明是很好的一對。」

「就像很多年前，我說過了，你.....是惡魔，而我，不是。」

「我只是懂得我想要的的所有，妳也好，師父的秘訣也好，這個世界也好，只要能奪得我想要的一切，

我在所不惜.....」

「不，不是這樣的.....」嘉荻娜不斷搖頭。

「還記得你第一次跟做愛時候高潮的表情嗎.....」喬姆斯握住嘉荻娜的頸際，似乎要捏死嘉荻娜。

「是你.....調戲我，我說了不要.....」

「還記得師父發現我們的奸情後，我立馬將其殺掉，她那放下心頭大石的表情嗎.....」喬姆斯的手向下移，解開嘉荻娜的胸皮甲，握住被胸部撐得鼓起來的布甲。

「沒有，我沒有.....」

「你看，連你的法師部隊，防衛軍也敗在我的手下，你的瞬移術也被我用花了幾個月的咒語封住了...」

喬姆斯用力握住嘉荻娜的胸口。雖然隔著皮甲，但豐滿的胸口還是令嘉荻娜感到異樣的快感。

「難怪我逃不出去，厲害得師弟.....」

「你不投降嗎？」

「不，絕不.....我說過，我不是你，我會努力守住我的一切.....」

「不，你會發現你是錯的。」

喬姆斯解開嘉荻娜的胸甲，另一手撕開她的下擺，露出雪白卻正顫抖的兩截大腿，喬姆斯伸手撫向嘉荻娜的腿間。

「呃呀.....嗯唔.....」

嘉荻娜感到喬姆斯的雙指進入了她的體內，幾近失去知覺的下半身突然來傳來強烈的酸麻，令本來昏沉的腦袋更是凌亂。

「師姊妳還是跟以前一樣那麼敏感。」

嘉荻娜無力的笑著，喬姆斯不懂她微笑的意思，是認同嗎？是無奈嗎？還是說，倒頭來只是嘉荻娜不想露出任何的脆弱。喬姆斯想到這裡，心裡突然昇起了強烈的燥熱，他拿起地上的牛奶，大大的喝了一口。

「是新鮮的牛奶哦，想喝嗎？」喬姆斯笑說。

喬姆斯將牛奶舉到嘉荻娜的嘴頭，牛奶的香味令飢渴了一整晚的她不自覺地張開了嘴，喬姆斯將牛奶倒在嘉荻娜的嘴裡，嘉荻娜貪婪地吞嚥著。

「小心不要噎到哦，很好.....」

喬姆斯伸手解開嘉荻娜的皮甲，丟在地上，嘉荻娜擁有一對飽滿、渾動的美乳，牛奶從嘉荻娜的嘴角溢出，白色的液體如同絲綢般滑過嘉荻娜的雙乳，牛奶的寒意令嘉荻娜全身一顛。喬姆斯低彎下身，張嘴含住沾著牛奶的淺粉色乳首。

「丫呀.....師弟.....呀、丫、嗯呀.....」

喬姆斯吮吮著嘉荻娜乳房上的牛奶，伸出舌頭品嚐著嘉荻娜軟嫩的乳肉，嘉荻娜不斷呻吟，喬姆斯用舔乾淨了嘉荻娜的胸口，然後輕咬乳首，嘉荻娜的乳首立刻就勃起了。

「征戰多年，妳的皮膚還是那麼好。真是一對美乳。」

喬姆斯用手口並用，握住嘉荻娜的乳房不住揉弄，輪流吸黏嘉荻娜的兩顆乳首，被吊起來的嘉荻娜的半閉著眼，無法抗拒被玩弄的快感，但全身上下的疲累與酸動還是嘉荻娜扭動著身體掙扎。喬姆斯笑著用指尖握著嘉荻娜的乳頭，用指尖捏動那充血而突出的紅色小圓點。

「快停、丫——不要.....好痛苦.....不要.....我會丫、會.....呀.....」

「會想要是不是？」喬姆斯接著說。「我不在妳身邊的這幾年，你有多少個男人？呀、帝國第一次軍師、女神嘉荻娜，群下之臣一定多不勝數，我一定會把他們都閹割掉——！妳是我的。」

喬姆斯抱起的嘉荻娜的雙腿。

「被吊了一整晚，一定受不了吧，來，夾住我的腰吧，來.....」

嘉荻娜當然知道喬姆斯在想什麼，但當她的雙腿被抱起了的瞬間，喬姆斯雙手的力度令嘉荻娜繃緊了一整晚的肌肉立時舒緩起來，雙腿的放鬆感令嘉荻娜莫名的流下了淚，她無法抗拒地像昆蟲一樣用修長的雙腿夾緊喬姆斯的腰。

喬姆斯滿意地笑了：「我說過，我可以征服所有，妳也好，世界也好。」喬姆斯單手抱住嘉荻娜的屁股，解開自己的褲頭，露出早已挺立的陽具。「師姊，為了集中意志攻城，我三個月沒有做愛了，你能想象嗎，以前我忍著兩個禮拜，就能讓妳幾乎虛脫，師姊.....」

「我.....我不是你的——丫——！！！！！」

喬姆斯用力進入了嘉荻娜的身體裡，喬姆斯感覺到嘉荻娜的深處仍未完全濕潤，但喬姆斯還是用力一壓到低，嘉荻娜仰頭發出痛楚的尖叫，喬姆斯感受到嘉荻娜溫熱的蜜穴因為自己的進入而一愈來愈黏滑。然後開始抱住嘉荻娜的雙腿抽送起來。

「丫！呀！我——！不...呀、師弟、不要——！呀、呃、！呀！」

「果然.....唔、師姊的小穴才是最棒的.....是不是，妳也說過，這輩子只給我一個人的肉棒使用，是不是！」

喬姆斯用拍打嘉荻娜著的屁股，發出響亮的啪啪聲，嘉荻娜的蜜穴被抽送出愛液連綿，也發出著抽插的淫水聲，喬姆斯的陽具掠過嘉荻娜緊窄的蜜穴，戳著嘉荻娜的蜜穴深處，每一下都令嘉荻娜不著力的身體像要飛向空中。

「丫、丫、那裡.....呀、輕.....不、不.....不要再、弄.....」

喬姆斯每插送一回，就將陽具推到最深靜止不動，令嘉荻娜的蜜穴完全擴張，充份的刺激令嘉荻娜全身抽蓄似的真動，流體般的雙乳也帶著冷汗亂顛。喬姆斯抱得累了，也就解開天花上垂下來繩結。

喬姆斯一下子抱住了嘉荻娜的身軀，嘉荻娜的雙手仍然被反綁。嘉荻娜喘著氣，趴在喬姆斯的肩頭，喬姆斯在嘉荻娜耳邊說：「我們不要再鬥了，我們拋開一切，像以前一樣，重新再一起好嗎？師姊...」

「啊、呃、呀.....呀、呃呀.....」

喬姆斯將嘉荻娜的身體抱到地上，緩緩的抽插著，嘉荻娜全身無力，失神的雙眼看著喬姆斯，發出柔和的微笑，身體因為快感而顛動，喉間叫喊歡悅的呻吟。

「跟我做愛舒服嗎.....師姊.....？被我的肉棒插得舒服嗎？」

喬姆斯握住嘉荻娜的雙乳不斷揉弄，豐滿的乳肉令他更為興奮，抽送的速度又開始快速起來，嘉荻娜再一次迎來強烈的潮熱，呼吸紊亂起來，雙頰潮紅。

「呀——！不——！那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喬姆斯腫脹的陽具向深處擊去，嘉荻娜雙腿一緊，小腹與蜜穴劇烈收縮，高潮了。

「哈.....呀.....」

「師姊怎麼總是先去呢。你看，我還硬著呢.....」

喬姆斯拔出沾滿愛液的陽具，離開了嘉荻娜癱軟的下半身，粉紅色的蜜穴閃爍著美麗的陽光。喬姆斯扶起嘉荻娜的身體，讓她跪在地上，說：「又口渴了嗎？還有牛奶哦。」

喬姆斯站起來，拿起身邊牛奶瓶，將牛奶倒向自己的陰莖，然後抵在嘉荻娜沾滿淚水的臉上，嘉荻娜伸出舌頭，像貓一樣舐著喬姆斯的硬物，喬姆斯撫著嘉荻娜的乳房說：「師姊你以前總是讓我在妳的嘴裡慢慢勃起，然後射精，再吞乾淨，妳還記得嗎.....」

「咕.....嗯.....咕、咻.....唔.....」

嘉荻娜張開嘴，伸出舌頭承著龜頭，然後含住了喬姆斯的陽具，細細的含弄著，喬姆斯不知道那因為沾在上面的牛奶，還是嘉荻娜真的重新想起了那些年的歲月。嘉荻娜抬眼看著喬姆斯，高潮未退暈紅的臉帶著淚光，喬姆斯接近爆發邊緣陽具狠狠地伸進了嘉荻娜的喉間，直到嘉荻娜的腹部收縮起來，咳嗽不止。

喬姆斯也跪下來，吻著嘉荻娜，兩人的舌頭打轉，喬姆斯閉上眼，想起了那年在村間，師父收她們兩個學徒，那時候喬姆斯和嘉荻娜也只鄉間不知世界的兩小無猜，喬姆斯的天份比嘉荻娜好，喬姆斯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智慧、能力在凌駕於凡人之上，喬姆斯成功追到了天使般師姊，兩人每天練習，做愛，生活，偏偏師父發現了，而喬姆斯立刻用刀刺向怒火中燒的師父——

然後所有事情都變了。唯有現在這一刻，才沒有變。

嘉荻娜伏在地上，喬姆斯腫痛的陽具從後插進了嘉荻娜的身體裡，陽具感受著嘉荻娜淫穴的熱度，盡處的緊窄，愛液沾在兩人的毛髮上，傳來刀鋒似的寒意，喬姆斯伏在嘉荻娜的背上，握著嘉荻娜沉沉晃動的美乳，吻著嘉荻娜的後頸，聽著嘉荻娜高亢妖嬈而痛苦的浪叫。

「呀哈——！丫、嗯、嗯、呀丫、哎——！」

「只有這一刻才值得我活著，這世界什麼都不重要了，只要師姊妳在我身邊，只要我還能在妳的身體裡……嗚……」

嘉荻娜蜜穴又再一次收縮起來，軟柔而有彈性的肉壁令喬姆斯的陽具不住跳動，喬姆斯的龜頭一酸，尤如失控地在嘉荻娜身體裡爆發。

「嗯——！！嗚——！！嗚唔——！！！！」

洶湧的精液滾燙著嘉荻娜的蜜穴，令她又迎來了一次高潮，她無力地低嗚。身體洩出汗液，愛液與淚水，然後無力癱軟在地上。

「喜歡嗎，師姊。喜歡這一切嗎？」

嘉荻娜的眼珠一轉，望向喬姆斯，陽光落在嘉荻娜的側臉上，嘉荻娜雙手反綁，全身赤裸，像懺悔般趴著，下體流出一束白色的穢液，雙腿和臀部盡是因為刺激而產生的皮下腥紅。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親手、毀了你的一切……然後自殺。」嘉荻娜說。

喬姆斯將手指伸進嘉荻娜的穴裡，攪動起來，發出黏稠的液體聲。

「呃——！呀——！！」嘉荻娜再次發出了悲苦的叫喊。

喬姆斯吻了吻嘉荻娜紅腫的屁股。

「我會好好陪著妳活下去的，師姊，明天見。」

.007 END

《American Parfaits 60mins.》 008

或許，我們費盡心思一輩子，追尋的其實是最初的悸動。

又一個月了。岩田博士穿過科學院的迴廊，以23世紀最新型的透明合金建築起來透明穹頂，陽光毫無窒礙地照耀著迴廊裡花草。他一直覺得很奧妙，當人類從礦石中合成出更多更強更富變化的人造物質，便更依戀粗糙繁盛的大自然。

即使我們能夠造物，但想要的，卻只是心靈裡的安逸。

岩田走到科學院最大的實驗場門前，他將頭朝向感應器上，電子設備掃描了他年過半百老邁的臉，然後大門無聲滑開。

「午安，岩田博士。」年輕的女助手千佳從監察器上回頭說。

「充電完成了嗎？」岩田沒有回答，劈頭說問。

「完成了。但我還是建議博士你先不要太催促她的記憶體.....」

「我知道！我知道！」岩田煩厭地說。「帶我進去吧，只有一個月一次的會面，才令我覺得自己還活著。」

「是.....」千佳應道。

千佳解開了內室門鎖，門後一條走道，盡頭又是另外一道重重加密的門鎖，千佳輸入了只有她才知道的密碼後，閘門打開。

睡房。

陳設像三十年前的過年復古時尚，木造的桌椅，色調簡潔的傢俱。

坐上躺著一位裸體的女生。

千佳走到女生的頭後，拔掉輸電的電線。

「岩田博士，可以了.....那麼.....」

「麻煩妳了，千佳。」

千佳跟岩田道別以後，便離開了仿造的睡房。房間中，只剩下岩田與裸體的女生。

岩田坐在床邊，看著女生的臉。雖然略有差異，但看得出來是那幾年，20歲的她，黑沉的長髮，淡雅的眉毛，雪白的脖子之下，是高聳的雙乳，淡色乳首。岩田儘量以最冷靜的情緒，將手放在她

的腹部上，便感受到引擎轉動產生的體溫，他的手心掃向她的大腿與陰毛，感受這無法分辨真假的人造皮肉。千佳果然是天才，世上唯有她，才能造出這種質料。

岩田拉起她的雙手，將仍未甦醒的她抱在懷裡，輕吻她的臉，讓她的體溫，溫暖他冷卻了一整個月的心。

「阿雄.....？」

終於，她充電完成，機件開始運作，張開疲憊的雙眼。

「赤惠，我很想妳。」

「我也是，阿雄，這次我睡了多久.....？」

岩田雄緊抱著赤惠，沒有回答，只是撫摸她像初生的背項，輕吻她的嘴唇。

「赤惠」是由人工智能技師岩田雄，配合仿生器官專家千佳所鍛造而成的人造人。

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造人，也是唯一的人造人。

「阿雄，我好像忘記了很多事情，為什麼會這樣，你跟我說過的，但我都忘記了。怎麼辦，赤惠很害怕，阿雄，救我.....」赤惠伸出胳膊，抱起岩田。

「沒事的，我一定會救妳，相信我。這一次，我不會再讓妳離開我。」

赤惠的能源只足夠維持兩個半小時的活動。岩田親吻著赤惠，赤惠先是有點僵硬，像要重新讀取生命的本能，才慢慢配合岩田的嘴巴，兩人舌頭交疊，赤惠的人造唾液流進岩田的嘴裡，岩田伸手握住赤惠碩巨的乳房。「丫.....阿雄，嗯~你喜歡我嗎.....是這樣嗎？啊丫.....輕點.....」岩田讚嘆著乳房上獨特的彈性脂肪，那是千佳失敗了多少萬次才造模仿到的人體觸感，岩田雙手捧起赤惠的雙乳，讓乳肉在掌心中流躺，在指間溢出。被刺激的神經迴路令雙乳鼓漲，蹺出兩顆淡紅色的乳首，岩田無法忍受生理的衝動，低頭吸吮起來「哎丫——！！阿雄.....那裡.....先不要碰.....啊呀——呃喔.....」

雖然是人造人，但人永遠無法模仿難以捉摸的神經機制，什麼時候興奮，什麼時候冷感，什麼時候麻木，什麼時候敏感——再精密的公式也無法計算。在製造赤惠的過程裡，千佳在岩田的指示，將赤惠神經傳遞質設定成一般人的兩倍。在岩田的吸吮之下，乳首像橡果般的堅韌前突，岩田用嘴輕咬，赤惠彷彿恐懼似的抱住岩田的頭部，岩田像飢餓的孩子用盡喉間的力度去吸吮赤惠的乳首。

「丫哈——喔.....呀.....呼、不行——呀丫丫丫——！！」

岩田探向赤惠的腿間，愛撫著人造性器的濕潤，赤惠是他這輩子唯一的女人，三十多年前的記憶已經煙消雲散了，唯有記得，那年赤惠的陰戶，也是如此敏感。千佳單是研發女性的人造陰道，便用了幾乎十年的時間，岩田總是不敢問她是否值得。

「阿雄.....先不要，等一下.....我還沒有心理準備.....那個.....」

赤惠推開了岩田，雙頰與身體泛起桃紅色的血氣，鼻孔裡呼出因為血液加速而滾燙的暖氣，那好像傳某種花香似的味道，是千佳故意在赤惠的氣管裡添加了芳香劑嗎？赤惠用20歲女孩面對床事時

既無法自拔又生恃的表情，撫摸著岩田的褲檔，然後打開拉鏈，讓岩田老朽的陽具露出來，纖纖玉指按摩之下，滿佈皺紋的皮膚勃起成挺硬的陽具。現在就只有赤惠的手，能夠讓他勃起。

「咕唔……啜……咻……撲唔……咕……」

赤惠跪在床上，低頭吸啜岩田的陽具，柔軟得的口腔令岩田享受到久違的快感。赤惠的人工智能有著人類最重要的「學習機制」，前兩次見面還很生硬的技巧，現在愈來愈靈活了，舌頭，嘴腔，嘴唇，靈活地摩擦著岩田的前端，令岩田酸爽連綿。甚至若有若無地吸到喉間——這是千佳設定的機能嗎？岩田記得自己沒有教她這樣做過。

「撲……唔……呼唔……阿雄，你的好硬呀……嗯……」

赤惠抬起頭看著岩田，嘴邊是色情的唾液，她將岩田粘滑的陽具放在掌心裡，上下套動。岩田摸著赤惠的耳垂說：「赤惠你記得嗎？以前你死也不願意幫我用嘴巴呀……」赤惠聽見，便思考起來，可以想了一回，便按著太陽穴，痛苦地低吟：「不記得，赤惠完全想不起來，嗚……好痛，頭好痛……為什麼……」

岩田立刻抱住赤惠，用最溫柔的力道安慰著她：「沒事沒事，不用再想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只要赤惠妳願現在我身邊就夠了，赤惠妳願意嗎？願意永遠留在我身邊嗎？」

舒緩了頭痛的赤惠，帶著羞澀的少女笑容，吻著岩田老去的臉，然後點頭。岩田流下了淚，赤惠替她抹去，嬌笑起來。岩田知道，赤惠定是以為自己喜極而泣，但岩田心裡想到的，是前兩位「赤惠」。

現存的唯一「赤惠」是第三號，前兩台都因為岩田強行移藉30年前的記憶，而使赤惠的記憶體短路無法收復，必須銷毀。目前千佳與岩田仍無法將人造人量產化，如果眼前的「赤惠」也報廢了，那麼可能要等個七、十年、十一年，才能見到下一位赤惠。

「沒關係了。只要赤惠妳在我身邊就夠了。」岩田說。然後她扶著赤惠躺下來，張開赤惠的雙腿，赤惠臉上帶著甜蜜的驚恐，別過頭說：「阿雄，輕點……」

岩田脫去身上的衣服，跪在赤惠身前，用指尖按弄濕潤的陰戶，化學合成的愛液緩流而出，赤惠全身打戰，嘴裡嬌吟不息：「丫……阿雄，那裡……丫呀，好奇怪喔，哦呀……」可以的話，岩田想一直愛撫赤惠，直到天荒地老，可是時間是總有限，不管是真實的人生還是人造人，岩田執起陽物，傾前身體，進入赤惠的身體裡。

「丫啊——！！阿雄！阿雄！那個——好熱呀，呃呀……」

岩田一點一點，突破比真實人類敏感的陰道裡，隨著陰莖的前進，赤惠的肉體隨著電路的刺激而張開，小腹收起，陰道像生物似的吸弄著岩田的陽具，岩田握住赤惠的堅挺的乳肉打轉，弄得她雙眼迷亂。他再次在心裡激賞千佳的天材，二十年前，年僅15歲的她，便制造了舉世無人能及的人造眼球。

「呷呀——！哪裡……好脹……輕點，阿雄……不要碰那裡……丫——！」

三十年過去了，岩田的身體也已經大不如前，體能像赤地的岩石，隨年月而風化出無數的裂痕，腰部似乎稍一用力便會斷裂，但他仍忘形的抽送，因為這讓他想起了那一年，跟赤惠的初夜。緊窄潮

熱的陰道令岩田的陽具難以言喻的痛快，那柔軟的形狀彷彿為他而設，他的每一下插入，都令赤惠輸出完美的快感與柔密的愛液。

「丫哈！赤惠不要啦.....呀丫.....好棒.....阿雄、好厲害.....丫.....！」

是語言機能混亂了嗎？岩田捧住赤惠的雙乳，執起腫漲突出乳尖，用指尖撥動摩擦，陽具繼續奮力突進，岩田感到大量的精液已輸到尿道口，但他仍然想繼續與赤惠相合，等待了一個月，不，是30年，才終於等到的重遇，怎麼可以就這樣——！！

岩田抬起赤惠的雙腿，讓她的下盤翻起來，然後低頭跟赤惠相吻，赤惠緊抱著岩田，在濕吻與抽送之間，用痛苦卻又享受的聲線說：「愛我吧.....阿雄.....丫啊.....赤惠好幸福呀.....吻我吧，阿雄.....啊呀、呀丫.....」赤惠的雙腿分得更開，接納岩田的所有，岩田無以為繼的體力令他汗流滿身，所有事情也有時限，不論對生命、非生命、人造生命而言。岩田咬著赤惠的脖子，像他30年前的初夜，然後鼓動全身氣力，將精液射進赤惠的陰道裡。

「呀丫丫丫丫丫——！！！！阿雄，阿雄，我愛你，丫丫丫丫！！！」

完事以後，岩田仍然緊抱著赤惠，赤惠用虛弱的聲線說：「赤惠太幸福了，好累呀，想睡了，噫.....」岩田抱著赤惠猶有餘溫的身體，那可能是機件運作的溫度，也可能是岩田自己的體溫。他抱著赤惠說：「是嗎，那睡吧。赤惠乖.....快睡.....」「醒來之後，仍然能看見阿雄嗎？赤惠好害怕，好怕醒來之後.....」「一定可以的，赤惠醒來之後，就可以再見到我.....」

又要再等一個月了。

但我一定，會永遠在你身邊。

赤惠沉沉睡去，需要花費一個月才能補充的燃料，耗盡了。

岩田穿好衣服，即使是睡著的赤惠也好，他也好想能夠永遠跟她在一起。但他知道，當務之急是通知千佳，讓她檢查與清理赤惠的機件，如果有問題的話就立刻修復。岩田拿起房間裡的通訊器，通知千佳。

千佳馬上就來了，通過監視器得知一切的她，沒有對岩田提出任何質疑，只是說：「記憶仍然無法讀入嗎？」岩田點頭回答：「對，跟前一次一樣，但其他方面沒有任何異樣。」

「辛苦了，博士。請回吧，明天我們再來舉行研究會議。」

「千佳.....」岩田穿起外套說「人類，是否很愚昧？那麼偉大的技術，妳那麼偉大的天材，而我只是用來.....」

「博士。我們只是科學家，目的就在創造更進一步的技術，人類是否愚昧的問題。我們不需要思考。」

「是嗎.....？那麼，辛苦你了。」

岩田感激地微笑，與千佳握了握手，便離開了房間。

千佳留在房間裡，打開房間中的監視，看見岩田穿過研究院，科學院的迴廊，回到宿舍裡，他疲勞地脫下衣服，然後躺在床上，閉上眼，靜止不動。

千佳對著監視的擴音器說：「89號實驗體『岩田』已完成第二階段實驗，可以進行下一階段。」

監視裡出現了若干的科學人員，走到岩田身邊，抬起他的後腦，接上各種電源線，讀取剛才兩個半小時裡的思考記錄。這時候，千佳身後也傳來了聲響。

「『岩田』的技術愈來愈好了，可就是這人造精液有點噁心……」

赤惠從床上撐起來，拿起毛巾，一臉厭惡的抹著自己的下體。

千佳笑著回答：「那妳當真的就好了啦。『岩田』是我精心打造的人造人，人格設定也非常精細，這次不會有任何『記憶謬誤』了，請放心跟他相處吧。」

「就算是真的也很噁心。」赤惠打開睡房中的衣櫃，穿起衣服與實驗袍，戴上眼鏡，坐在千佳身邊，看著讀取到數據，她摸著頸間的咬痕說：「不過，妳為什麼要寫入『射精時會咬赤惠頸脖』的設定呀，作弄我嗎。」

「唔……『岩田』的學習能力比我想象中來得快，他甚至開始懷疑人性的本質了，這可真的是始料未及。不過……」千佳狐惑地望向赤惠。「妳真的高潮了吧。」

「呀，這個……」赤惠不好意思的抱著臉說「忙著研究，太久沒碰男人了，所以……」

「很好，下一次發表的論文就定為《人類與人造人的性高潮》，赤惠，發佈會妳要親自上場呀，妳可是第一個與人造人做愛，而高潮的人類呀。」

「什麼啦，這令人很不好意思呀……」赤惠笑說。

按照『岩田』人造記憶而設計的睡房裡，兩位女科學家，繼續為人類的未來而奮鬥。

008. END